

662000

033-21

6142:4

T. 1

洪



HONG

LIU 上册

流

〔波兰〕显克微支著

梅汝恺译

湖南人民出版社

662000

033-21

6142, 4

T. 1

〔波兰〕显克微支著

梅汝恺译

洪流

HONGLIU

· 上册 ·

湖南人民出版社

1982年·长沙

Henryk Sienkiewicz

POTOP

译本根据

Jeremish Curtin

THE DELUGE

Little, Brown & Co.

Boston. 1898.

洪流（上册）

〔波兰〕显克微支 著

梅汝恺 译

责任编辑：龚绍忍

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

（长沙市展览馆路14号）

湖南省新华书店发行 湖南省新华印刷一厂印刷

1982年4月第1版第1次印刷

字数：390,000 印张：19 印数：1—34,600

统一书号：10109·1482 定价：1.60元

编 者 的 话

《火与剑》、《洪流》、《潘·米海依尔》，合称波兰卫国三部曲。是波兰著名作家显克微支的一系列历史长篇小说。《火与剑》我社业已分上下册出版，《洪流》便是继《火与剑》的第二部曲。这三部曲既相连贯，又各自独立成章。

《洪流》所描述的历史时期，是从一六五二年开始的。向前追溯到一六四八年至一六五一年，则是《火与剑》所描述的历史时期。我们读过《火与剑》，必定知道，当时波兰立陶宛联邦王国已深陷于内忧外患之中。卖国贼赫米尔尼茨基在乌克兰策动哥萨克叛乱，先后勾结敌国克里木汗和沙俄，兴兵入侵，把联邦王国，特别是乌克兰一带，蹂躏得几成废墟，“只剩狼在号叫”。

可“祸不单行”，正当联邦王国精疲力尽、创痍满目之际，和沙俄入侵相策应，北方又出现另一场可怕的风暴，那就是北欧强国瑞典的南侵。腹背受敌，团结御侮或可勉力撑持，偏又再出了卖国贼，形成内外夹攻的局面。继赫米尔尼茨基之后，卖国贼雅诺什·利德昔维尔之流，又和瑞典进行勾结，使瑞典虎狼之师得以一鼓占领王国首都华沙和故都克拉科夫。联邦王国真是危在旦夕了。然而，波兰人民是伟大的，他们终于汇成洪流，淹没了瑞典侵略者，取得了辉煌的胜利。他们怎样化险

为夷、转危为安，《洪流》给我们展现了许多壮丽的、动人的画面。

《洪流》不全是虚构的故事，它是取材于真实的历史，经过作者高度的艺术概括，又融合了作者的全部爱国热情的。所以在它给人以鼓舞、以力量的同时，也给人以真实感和亲切感。

《洪流》也不全是刀光剑影，这中间同样翻腾着爱的波澜：人民对祖国坚贞不渝的爱，情侣之间纯洁无瑕的爱，战士之间相互扶持的爱，离合悲欢，悱恻缠绵，无不予人以温馨恬静的美的感受。

全世界的人民都喜读《洪流》，在波兰国内更不待说，仅一九四四年至一九五六年这十二年中，这个只有两三千万人口的国家，销售此书竟达一百万部以上，和我国古典名著《三国演义》、《水浒传》等相比较，可以说得上是“并驾齐驱”了。

《洪流》和《火与剑》一样，在我国都是第一次翻译、出版，我们将此书奉献给我国读者，一方面，是希望加强中波两国的文化交流；一方面，也是我们遵从鲁迅遗教的一个努力。

湖南人民出版社译文编辑室

第一章

在杰谟德^①有一门豪族，叫毕里维奇，世籍出于门道格，但在罗斯叶尼，他们广为交游，倒成了最受人敬重的首户。这些毕里维奇们，从无一人飞黄腾达，作到高官显宦的，其佼佼者，充其量只是广布于省区而已，但一到战时，他们为国家、乡里建树的勋劳，却是无与伦比。为此，在不同时期，每每获得厚酬。他们繁衍生息的故土，名叫毕里维契，可在别地，他们也拥有多处地产。有在罗斯叶尼左近的，也有远在克拉金的，那儿毗邻着劳达、肖艾、恩叶夫雅杰，另一面，则是潘叶夫叶杰^②。后来，他们许多支系，到别处各立门户，相隔既远，往往谁都见不着谁。只有当杰谟德省区搞民军征集，在罗斯叶尼举行检阅，他们才得在指约的平川上聚会。这些族人，有时也在立陶宛骑队的旗帜下相遇，或者在省议会里相逢。只因他们资财饶富，影响很大，就连在杰谟德，甚至在整个立陶宛权势赫赫的利德昔维尔^③，对他们都有所倚重。

在扬·卡西密尔^④当朝之时，荣为所有毕里维奇各支各系族长的，是海拉克力乌斯，此公任轻骑兵团队长，并膺乌匹达政务次官。他没有落脚在老家，因为那时故居之地已为罗斯叶尼掌剑官托曼什租去了。海拉克力乌斯·毕里维奇也有自己的领

地，那是沃多克太，吕毕契和密特卢尼，它们座落于劳达左近，在那带，小贵人的庄稼户，俨如海洋似的都把这些领地围裹着。

在左邻地带，除掉毕里维奇家族以外，还有少数比较体面的人家，比如索罗赫卜家，斯契林家，柯利伊尼家，昔特辛斯基家，当然这些族第还不乏资财较薄的另外的小门小户，加之，整个劳达河域，更麇集着被称做“乡邻”的人们，通常说法是所谓“萨斯特辛基”^⑤的，这样便构成了劳达地区的贵族阶层，在杰漠德历史上，这个阶层向来声誉显赫，令名卓著。

在左邻的其他乡区，族名类多由地名而得，或者相反，地名来自于族名，这在波道雅斯叶已成惯例，但沿劳达河域则两样。在摩利伊，居住着斯塔克扬一族，当年是由拜托利在这儿拓殖定居的，此人在勃斯柯夫以武勇著称；在沃尔芒托维契沃土上，集居着的则是布特利姆家族，他们是整个劳达地区最身材魁伟的人，以寡言和膂力大而闻名远近，这些人，每逢去省议院开会，或剽掠别人财富，或交兵打仗，都不吭一声，并且以密集队形行进。德罗杰卡尼和摩伊杰地段，由无计无数的姓道玛谢维奇的居户在经管，他们都是名气很响的猎户。这些人足迹踏遍了伊叶龙卡荒原，甚至追击熊踪，他们一直远去维尔柯密尔。加什托夫特族，则据派特什尼里为家，他们以妇女娇丽著称，以至在克拉金、潘叶夫叶杰和乌匹达左近，所有漂亮的小娘儿，统统都以“派特什尼里妹子”为人知闻。索罗赫卜·迈列盛产好牛良马，它们给放牧在山林牧场上，哥什楚尼的哥斯茨叶维奇族人，则在森林炼制焦油，因为这样的营生，他们都被称做哥斯茨叶维奇·查尼或狄姆尼，意思就是黑不溜

秋或烟糊糊的哥斯茨叶维奇们。

这带还有别个村落和家族，许多名字迄今犹存。只是这些村落已皆非旧址，因此人们就把它们改叫别的名号。战争带着苦难和劫火，也君临此间，芟灭的村落的废墟往往不再重建，一句话，沧海桑田，许多方面人事已非。但在古老的劳达河域，那儿还象传统的模样兴旺发达着，不几年前，那儿的贵人甚至赢得了至高的美誉。在罗犹瓦，他们在雅诺什·利德昔维尔的统领下，为抗击哥萨克叛众获取了殊荣。

所有劳达人都投效于老海拉克力乌斯·毕里维奇团队，较富的带两匹马，较穷的带一匹马，最穷的就做兵弁。一般说，这儿的贵人都好战，特别迷恋于军功武业，不过这也带来了问题，就是在省议会商讨日常议案时，他们就变得很不得力了。他们只知道在华沙有一位国王，在杰谟德，他们有利德昔维尔和潘·赫里卜维奇当都统，还有潘·毕里维奇在劳达的沃多克太给他们坐镇。这一切，他们已经认为很够了。潘·毕里维奇指令他们什么，他们总是赞成，他们确信，潘·毕里维奇的意愿，就同样是潘·赫里卜维奇的意愿，而潘·赫里卜维奇跟利德昔维尔，总归是手拉手，一齐走的。利德昔维尔则总归是国王在立陶宛和杰谟德的得力膀臂，国王呢，跟联邦王国又总归是万民的双亲，并且是芸芸贵人的血亲之父。

事实，潘·毕里维奇在毕尔吉的权势赫赫的寡头执政者中间，对于民众他更多的象是个朋友，而更少的象是个当官儿的，在执政者中他信誉极高。只消他振臂一呼，立刻就有成千条劳达人的喉咙回应，成千把劳达刀跟从。这成千把刀，既攥在斯

塔克扬们手里，攥在布特利姆们手里，攥在道玛谢维奇们手里，甚或也攥在加什托夫特们手里，对这些加什托夫特们，在那个时代，人世间是没有任何人敢于蔑视的。只因后来，人世无常，事多变幻，潘·海拉克力乌斯·毕里维奇也同样到了无足轻重的时刻。

一六五四年，劳达贵人之父和恩护人终于辞世。正是这年，联邦王国东陲，全线燃遍了可怕的战火^②，潘·毕里维奇没能去参战，因为他年事已高，加上耳聋，不容他去。但劳达人去了。当利德昔维尔在什克罗夫战败的军情传来时，劳达团队则在一场攻击战中，为雇佣的法兰西步兵差不多砍做了碎片。焦躁的老团队长为中风击倒，跟着魂魄归了天。

前线军情是由一位潘·米海依尔·沃罗德雅夫斯基带来的。他年轻，却是位极负盛名的猛士，由利德昔维尔指定，正是由他代替海拉克力乌斯统管劳达团队。幸存者伙同潘·米海依尔一齐回了故里，他们饥肠辘辘，力竭精疲，简直全都撑持不住了。就象全军普遍有的，他们抱怨大统领自信一己威名，贪求胜利，竟以少量兵力猛扑十倍于己的敌众，这样毁了军队，同时毁了整个国家。

但在普遍的怨言声中，却无有一句怨声是针对沃罗德雅夫斯基的。相反，凡是逃得性命的人都极口赞誉他，把他捧上了天，讲述他的武艺和战功，就象讲述天国奇迹似的。对于这些幸存者来说，在这位年轻团队长的统率下，他们建树了赫赫勋劳，这种回忆乃是他们此刻唯一的慰藉。他们记得，他们怎样攻上前去，怎样突破敌方第一线预备队，便当得就象冲过一层

烟阵那样，此后，他们如何猛扑法兰西雇佣兵，如何用马刀收拾这支头等劲旅，如何把他们剁做肉片，正是那个时会，潘·沃罗德雅夫斯基如何亲手宰了敌方团队长，最后他们怎样在战火里，遭到强敌的四面八方的包围，他们如何决死苦战，从大难中拯救了自己，尽管伤亡枕籍，但毕竟他们突破了敌方重围。

那些尚未在立陶宛正规军中服役，而只是才奉召集结，作部份民军待命的劳达人，听着这种讲述，内心虽感悲凉，但由衷地又觉得自豪。他们多么盼望，为了祖国最后关头的抗战，征集军令能及时颁召，而且众口一辞，谁都同意此事一成，就拥戴沃罗德雅夫斯基为劳达部队的首领。尽管他不是本乡本土人，可这个乡土故里，确没有任何人能象他那样出类拔萃的。何况，据幸存者说，正是他还从死难里拯救了统领本人呢。确确实实，对于沃罗德雅夫斯基，劳达人的热呼劲儿，简直差不多要把他用膀子抬着，才觉得称心，左邻右舍都拉扯着，把他朝家里拖。这些布特利姆们，这些道玛谢维奇们，这些加什托夫特们都在斗口吵嘴了。他们争说，他们的客人，应该在他们的家，留住最长最长的时间。对这些血性刚强的贵人，他是极为喜爱的。但是当利德昔维尔的残部开抵毕尔杰，作溃败后的整顿时，沃罗德雅夫斯基却没能跟别人一阵去毕尔杰，他只是串村串舍，随处勾留，终于在派特什尼里，他跟加什托夫特们在了一处，给安顿在帕柯什·加什托夫特家，这是这带最有权势的一户人家。

其实，潘·沃罗德雅夫斯基无论怎样想去毕尔杰，都是去不得的，因为这时他已被病魔缠身，只能辗转床榻了。开头，

是场很厉害的热病，接着，在查毕霍瓦负的伤害又使他右膀完全动弹不得。主家以俏丽闻名的三位闺女，温柔亲切地给他护理，她们发誓，对这样一位英名显赫的武士，一定要护理得他康复如旧。当然，那时候所有贵人们都在给他们已故首领海拉克力乌斯·毕里维奇忙丧事，为潘·米海依尔张罗，也确实只能依靠她们。

料理罢丧事，死者的遗嘱公开了。遗嘱透露说，老团队长已让自己的孙女，即全乌匹达猎户首领的女儿阿列克莎德莉·毕里维奇，为他的继承人，除去吕毕契田庄，他的所有财产，都将由姑娘承继。他托付劳达所有贵人做姑娘的监护人，监护期到姑娘出嫁时终止。遗嘱接着写道：

“当此道德败坏，邪恶横溢之时，当此人欲放纵，恐怖无常之际，无人能保自安，既然各位对我寄以良愿，唯愿以恩报恩，以德报德，那就请各位如同对我一样，善视这一孤女吧。蒙各位怀念于我，那就请各位在这艰难时世中，善抚这一孤女吧。”遗嘱又写道：“我愿各位还要看管姑娘，妥善使用其资财，吕毕契田庄则不在此限。这处田庄，我已作为礼物，馈赠给了欧尔夏小旗骑士^⑦，我愿他拥有这份财产，无有掣肘之虞。设若有谁为我系爱于安德烈·克密达而有所骇异，或认为此举乃是我对我的孙女儿的不公，那么他定该明了，从安德烈·克密达之父的少年时起，我们就有着至诚的兄弟般的友爱，这种友爱直到他逝世为止。我曾和他同阵作战，他多次救过我的命，而当那些昔特辛斯基们出于忌妒，使毒心竭力要攫取我的财产时，正是安德烈之父给我帮助，使我的财产得到保全。因此，我，

海拉克力乌斯·毕里维奇，作为乌匹达政务次官，同时作为卑微的天主前的有罪之人，这四年以来，我面立于天主的严格的审判之前，谨诚宣誓，只要我还能在人世奔忙苟活，那么我对潘·克密达，对其父，欧尔夏掌剑官，将永保我的不变的感恩图报的情谊。为此缘由，我们曾一致同意，遵从基督徒和贵人的传统习俗，我们的儿孙，就是说，他的亲子安德烈，和我的孙女阿列克莎德莉，将结缡成婚，这样，他们的儿孙后代，才能得到天主的赞护，同时有益于家邦。我愿据此遗嘱，以字为凭，我的孙女将谨遵此愿。除非欧尔夏小旗骑士以恶行玷污他的令誉，给褫夺了尊荣，而这，主是不让有的。设若他失去了欧尔夏左近的继承财产（这却是易于发生的），她该把他当做自己的夫婿给他祈福，哪怕他失去吕毕契，也千万别把这当做一回事。”遗嘱最后写道：“设若出于主的特别垂恩，我的孙女愿求主德，将自己的女贞奉献于天主，无论如何，亦请遂她之愿，按常俗让她出家为修女。果然如此，我明白，那也是主德所施，对那男人来说，也是早先注定之事。”

潘·海拉克力乌斯·毕里维奇就是如此，把自己的家产和自己的孙女一起交托出了。对此，没有人感到骇异。潘娜·阿列克莎德莉，长时期就觉察出，正是这样的命运，不是别的在等候她，而劳达的贵人们，对于毕里维奇和克密达们间的古老的深情厚谊，都是早有所闻的。何况，适逢国家战败之时，许多别样的事，萦系人心，所以这遗嘱很快就无人道及了。

但在沃多克太的院屋里，克密达们倒是继续不断地照旧成为人们的话题，而由于老掌剑官也已辞世，这样更多成为话题

的则是潘·安德烈。小克密达曾扯起自己的旗帜，带同来自欧尔夏的众勇士们，在什克罗夫酣斗鏖战过，可随后却在人们的眼前消失无踪了。绝不能设想，他已然败亡，因为象他这样一位英名彰著的武士，设若死难，人们确然不会不注意到的。克密达这族人，土生土长于欧尔夏，作为领主，都是广有资产的。但无情的战火，把这些地区都毁成废墟。区区县县荒芜了，所有土地，一片空漠，财富为战火所噬，人民被杀死。自从利德昔维尔精兵锐卒遭到了粉碎，已无人能再对入侵之敌作任何顽强的抗击了。哥斯叶夫斯基是掌有统领全权的，可他手下却无有可用之兵，王家各路统领都在乌克兰，正麾领他们的兵马，豁出全力作撑持苦斗，自然无法来助他，就象联邦王国在对叛乱的哥萨克的多次讨伐战中，给摆弄得精销力耗一样，各路统领如今也都给打得力竭精疲。于是战争洪流漫溢大地，愈来愈甚，并且总是对着这儿那儿的设防的垣堡，猛撞猛击，一个一个垣堡相继沦陷，跟早先沦陷的斯摩棱斯克^⑧一模一样。而正是斯摩棱斯克省区，乃是克密达族人的资财汇集之地，看来如今这些资财已荡然无存了。在这普遍的灾难中，在这无处不有的恐怖中，人民离乱，人丁凋零，如同飓风吹卷落叶，因此也就无人知道欧尔夏的小旗骑士究竟如何了。

毕竟战争还没有打到杰漠德。劳达的贵人们总算慢慢地还过了魂。“乡邻”们于是开始聚会，既讨论公务，也商议家事。布特利姆们是备战最带劲的人，他们都在嘀咕，认为这就会有必要前往罗斯叶尼，参加勤王民军的集结，然后投效哥斯叶夫斯基，誓雪什克罗夫王军败北的耻辱。道玛谢维奇们，这些很有

名望的猎手，就披荆斩棘，穿过罗哥沃的茫茫荒原和林藪，直到他们查访着了小股小股敌军，他们方才返回，带回了战情。

“烟糊糊”的哥斯茨叶维奇们就在自己的小茅屋里用烟火熏肉，为未来的远征准备军粮。在私人家务方面，“乡邻”们会商决定，派遣经过考验的内行人，立即去寻觅潘·安德烈·克密达。

劳达的老年人就这样，把各项事务交给了帕柯什·加什托夫特和卡斯基·布特利姆族长经管，让他们成为“乡邻”的两位首领。所有贵人们都欢天喜地，认定潘·毕里维奇的后代，在他们中间过日子，是完全可以放心的。他们发誓忠于死者的遗嘱，并且坚守不渝，于是团团转在潘娜·阿列克莎德莉四面八方的，几乎都是父辈般的照看和体贴。虽然现时是战时，可许多地带战争尚未“光临”，甚至就连那种战时的纷扰、苦痛，许多地带都还未感受到。劳达河两岸一切显得那么悄悄静静，无有任何口舌之争，年轻的女继承人的田庄界址，从无有人破例犯境，界石没有谁偷移过，界沟没有谁填平过，作为山林界标的松柏，没有给谁伐倒过，也没有一处牧场为人侵害过，恰恰相反，女继承人备受人们的荫庇，该供给生活资料，“乡邻”们只要有，那就什么都给，譬如：斯塔克扬们从河上给送上腌鱼，家住沃尔芒托维奇、脾气暴躁的布特利姆们，给送来小麦，加什托夫特们送来干草，猎户道玛谢维奇们送来野味，哥斯茨叶维奇们送来松脂和焦油。对于潘娜·阿列克莎德莉，各村舍的人都只叫“咱小姐”，而派特什尼里的标致的小妹子们顾盼潘·克密达，那种牵肠挂肚，五心焦虑，或者在程度上跟“咱小姐”正不相上下。

这时，征集令下达。劳达人开始出发。谁还是少年的，这会一下就变做了成年，谁上了年岁，只要还没老弯腰，他就骑上他的马。扬·卡西密尔驾临格罗德诺，决定那儿成为勤王兵马的总集合地。寡言的布特利姆们不吭一声地开拔在前，别人紧跟在后，加什托夫特们则总是做尾队，因为要他们离开漂亮的“派特什尼里妹子”，他们都打心里舍不得的。别区别县的应征贵人，看来都不足数，可笃信神圣的劳达人，却都是足额足员的。

潘·沃罗德雅夫斯基没能去，因为他的臂膀还不顶用，他给留下，好像活该他派成为这个县区的娘子军的头目似的。左邻右舍都只有老人、妇女，一到晚上坐火边烤火，潘叶夫叶杰和乌匹达就宁谧起来，人们在等待，等待那四面八方送来点儿信息。

潘娜·阿列克莎德莉同样如此，她在沃多克太关门过日子，不见任何人，见的只是她的下人，和她的劳达的监护者。

注：

① 杰漠德，为当时波兰立陶宛王国立陶宛北部省区，濒波罗的海，临尼门河。中译注。

② 潘叶夫叶杰，在罗斯叶尼东，濒潘叶夫叶杰河。中译注。

③ 利德昔维尔，为王国立陶宛地区总督，在显克微支的小说《火与剑》中，曾描述其击败赫米尔尼茨基叛军，俘获著名的叛军将领“哥萨克之剑”克里诃夫斯基，二十万哥萨克叛众覆没，因此名噪一时。中译注。

④ 扬·卡西密尔，于十七世纪四十年代末，继其兄符拉狄斯拉夫国王后，被议会选为国王。中译注。

⑤ 萨斯特辛基，立陶宛语，意为居乡的小贵人。中译注。

⑥ 可怕的战火，指波兰国贼赫米尔尼茨基勾结敌国克里木汗，攻掠联邦王国失败后，乃于一六五四年又投靠沙俄，引狼入室，进兵乌克兰。老沙皇米海依尔·罗曼诺夫之子，著名的彼得大帝之父，沙皇阿历克西斯在赫米尔尼茨基配合下，悍然出兵，入侵联邦王国，吞并了东乌克兰。中译注。

⑦ 小旗骑士，即指能在自己的旗号下，率众上阵的骑士。在英国为爵位称谓，地位在男爵之下。中译注。

⑧ 斯摩棱斯克，为十七世纪时期，波、俄争夺最烈的地区之一。早在波兰王符拉狄斯拉夫当朝时，波兰就为斯摩棱斯克而与沙俄兵刃相见，俄军统帅普因，因全军败阵，而为沙皇以叛国罪处死，一六五四年，沙俄再度兴兵入侵，斯摩棱斯克陷落，为沙俄所有。中译注。

第二章

一六五五年新年临届。一月，冰霜严寒，天气干燥，严冬给圣洁的杰漠德罩上一件足有三尺厚的白色外套，厚重的积雪压得林木都弯了腰，有的给压得断枝折干。白日，阳光照临，返耀的雪光能眩眯人的眼睛；晚间，月华投射在那坚冰壳面上，闪烁的华光，就为地面一派银白衬得浑融不见了。野兽来到了人的居处，可怜的灰色禽鸟为了要在人屋里避寒，就用它们的喙驳啄那满结霜雪的窗棂。

某晚，潘娜·阿列克莎德莉跟她的做女红的姑娘一齐坐在仆役间里。这是毕里维奇家的老惯例，每当没有外客，家人就跟下人们在一起消遣晚夕，吟唱圣诗，并且按照圣诗薰陶的先人的样板，来陶冶自己简朴的心灵。对此，潘娜·阿列克莎德莉可算是独有遗风的。这比较容易做，因为在她的下女里边，有许多虽是很穷的孤女，但倒是真正出籍于贵人家系。她们都是专服侍小姐的下女，什么样的活都能干，哪怕是最粗的活。这样，她们得到的回报，便是习得良好的举止礼仪，而比那些普通下女，她们又能有较好的照看。在下女里边，当然也有农家女儿，其主要的区别在于语言^①，因为许多庄户人女孩，对波兰语向来是一窍不通的。